



## 壹、故事之前

### 一、難題

這篇論文起始於我想解決自己的困惑。故事源於難題，在研究歷程中，因為特定的課題觸動了研究者的生命，我們才會將它說成故事。Kanpol（1999）說：「在不同的研究裡或許有不同的提問方向和探究方式，但有些研究問題一直會是研究者個人生命中的焦點，反應出他／她的研究關切與他／她做為自身的歷史產物」。因此，我透過對自己生命經驗中焦點事件的回溯，說明我做為小學老師的認同轉變，以及在教學場域實踐多元文化教育的歷程。回顧及反思這些經驗，有助於我重新理解自己過往的生命歷程，以及清楚我未來努力的方向。

停頓了3年，我還是選擇回來面對未完的博士班學業。3年前，修畢最後一門課程，因為同時肩負著小學老師、父職及博士生三樣工作，讓長久以來疲憊的身體終於負荷不了發出警訊，於是我二度從多元所休學。這是我第一次面臨無法掌握的狀況，在此之前只要努力，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然而這一次我的身體有停不下來的焦慮。我不曉得為什麼會如此？或說，我更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？去看了醫生，做了各種檢查，答案都是正常，但焦慮的感覺卻一直如影隨形，因此，我查看了各種有關放鬆的書籍，想從中尋找一些方法。從閱讀洪蘭翻譯的腦神經科學叢書到接觸佛法、打坐、游泳、慢跑或旅行，慢慢地我沉澱下來了。但是，只要一想到我得要回去完成博士班的學業，焦慮的感覺就不由自主地浮現。漸漸地我學會與焦慮和平共處，把它轉化成「這不只是完成一項學業而已，而是我遭逢了一個生命中的難題，我如何去看待它？逃避或面對？」逃避指的是沉澱之後

不再去碰觸，但是經過3年我想清楚了，這不是我想要的。我雖然不需要靠著博士文憑去找工作或升等，況且不用繼續寫論文沒有壓力，對我來說是反而一種解脫。不過放大格局來看，我以為這恰恰是自己對於生命難題的棄守，既然我沒有現實的壓力，那麼我應該比同學更有條件來完成學業。如果這是一道測試自己的生命難題，那麼我就來看看自己可以修鍊到什麼程度？

## 二、帶著焦慮前進

或許帶著焦慮從事書寫勞動是每個博士生都得經歷的過程，也是完成此修鍊的必要條件。開始動手，才是減低焦慮的最好方式<sup>1</sup>。之前頂著「鐵人三項」<sup>2</sup>進修的確苦不堪言，曾經羨慕同學們可以悠遊地享受知識的洗禮；自己卻一路走走停停，兩度休學才得以繼續前進。經過這3年的沈寂，我逐漸體悟出「鐵人三項」的工作雖然讓我步調慢了點，但它卻是我可以書寫難題的素材。因為遭遇難題，想要解決它，所以故事得以轉動。Bruner（宋文里譯，2001：215）說：

故事常以斷裂的常模為軸心而轉動。我們至少是都已清楚到此地步。那就是說，「難題」會被安裝為敘事現實的輪軸，故事之所以值得講、值得理解，其價值就在於有那難題的存在。……於是在這裡頭，「難題」不只是主角與境遇之間的錯配，而更是主角在建構該境遇之時的內在掙扎。

所以，我以這三層交疊的身分為起點，開始去回溯自己的生活、成長背景，以及做為小學老師的實踐歷程。更進一步去問，在成為小學老

---

1 「早早動手，慢慢收場」、「修改、修改、再修改」、「以書寫引導閱讀」這是碩班課堂上，黃瑞祺老師經常提醒的三句箴言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就顯得格外有感覺。

2 「鐵人三項」係指我進修時不得不同時兼具的三種身分：小學老師、2位新生兒的爸爸、忙著修課的博士生。